

【记忆】

## 梓树下的舞者

□琦焱

那会儿，我居住在离市区很远的郊外，从家里出来，走过长长的胡同，过一条马路，就是一个郊野公园。这个园子很大，草木茂盛，清幽静谧，平时人很少，只有早晚的时候，附近生活的人来这里遛遛弯。

我那时住的房子是二层楼房，当地人自己盖的，与前面邻居的楼间距很小，站在窗前，看到的是前面人家的墙，枯燥单调，而且很少能见到阳光，屋子十分局促窄小。彼时，我的境遇差不多也是如此吧，迷茫茫茫中，碌碌度日。我就常常到对面的郊野公园中走走看看，散散心。周末没事的时候，我就带着书到对面的园子里读。进门时，沿着红砖路一直往里走，大概两三百米后，路右边有一个很大的亭子，古色古香，是我常去读书的地方。亭子前面有一片空地，种着几棵梓树，葱葱茏茏，越发映衬得亭子古意幽幽，充满诗情画意。

梓树花开时节，梓树下下来了一群六十多岁的阿姨。她们热热闹闹的，有十几位，都盛装打扮，衣裾飘飘，神采奕奕。她们带来了音响，还有古典的团扇、折扇。像溪水一样舒缓动听的古典音乐在草叶花朵间流淌，阿姨们笑盈盈地随着乐声翩翩起舞。这些阿姨，舞跳得并不好，有的看上去跳得很吃力，甚至显得笨拙。难得的是她们那份阳光般的心态和认真踏实的态度。

我合上书，看阿姨们跳舞，她们的神情柔和欢喜又虔诚庄重，像在舞台上表演一样认真。其实她们不过是在练习，一遍遍练习，锲而不舍。如果说观众的话，除了我，就是天上的云和太阳、路过的风、旁边的几棵梓树了。

这般岁数，她们这样努力，为了什么呢？也许是为了心中曾经的一点梦想吧。活着，就要欢欢喜喜地往前走，哪怕老了，心中也得有欢腾的梦想。这是那位胖胖的梨花阿姨说的。

亭子前的梓树花不知不觉已凋谢了，梓树从满目灿烂走向了青翠幽静。我和这群跳舞的阿姨也熟悉起来。梨花阿姨姓李，叫李梨花，我叫她李阿姨，她说不好听、老气，让我和她的姐妹们一样叫她“梨花”就行。后来，我就喊她梨花阿姨了。这时，她的舞姿已从笨拙的滞涩走向行云流水一般的自然飘逸，宛若梓树的枝上垂下来一根根碧玉条在风中自由自在地起舞。

看这些阿姨练习跳舞的时候，仿佛我的心也跟着她们在起舞旋转，飞翔在现实之上的天空。眼前茫茫的雾散了，一条宽敞的路徐徐展开。我的惆怅和忧伤不过是赋新词强说愁，人生有那么多美好的事，我该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才是，像这些练习跳舞的阿姨。欢喜地度过每一天，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芳香。这也是梨花阿姨常说的。

梨花阿姨不仅热爱跳舞，还喜爱读书。她每次来都会背着一个大包，包里除了装有水杯、衣物外，还总带着书、笔记本和笔，这大概也是我和她十分谈得来的缘由。练习跳舞累了的时候，她就会来亭子里看一会儿书，安安静静地倚在廊柱上。这时的她和那个健谈爽朗的她判若两人。

梓树花开落落落，落落开开，10年过去，我还奔跑在理想的路上。像梨花阿姨说的，人活着，不能没有理想，美好的理想就是人生的希望。每当看到梓树，我总会想到梨花阿姨和她那些跳舞的姐妹们。梓树花的花语是希望，她们就像那一朵朵美丽的梓树花，在烟火生活里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，又能跳脱出来，带着一诗诗意，活得自在随心。

【世相】

## “鸟导”小韩

□陈卫中

小韩辞职了。同事、朋友都大吃一惊。她在一家大型航空公司做航班调度，有着不错的收入和工作环境。而她的下一站，更令她的同事、朋友大跌眼镜——她，要去做一名“鸟导”。

“鸟导”，什么职业？她解释说，就是观鸟导游，和导游差不多，导游是导人看风景，鸟导是导人看鸟。她开玩笑说，飞机也称“大鸟”，原来是导“大鸟”，现在是导小鸟，干的还是老本行。

“你看，那全身羽毛灰褐色、个头比麻雀大些的短嘴鸟，叫灰斑鸽；羽黄腹白背黑、胸部有着黑环环的，叫剑鸽；那只长着大长喙的大鸟，叫大杓鹑；旁边体量比大杓鹑还大一些的，叫白腰杓鹑。”那天，在条子泥湿地，小韩拿着望远镜，在给她的观鸟团讲解。

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那么多的鸟，怎么看？我们普通游客大概只能看看鸟群的壮观场面，看看鸟飞舞时的优美姿态，其他也就只有看热闹了。小韩说：观鸟其实是一件很专业的事，需要专业的讲解和提示。

有时候，一个偶然、一个细节，就能改变人的一生。小韩与鸟结缘，始于6岁那年的一次救鸟。父亲带回一只受伤的小鸟，她和父亲一起给它包扎，给它消炎，喂它吃食。一周后，小鸟伤口痊愈。父亲带她把鸟放回大自然，看着小鸟振翅欲飞，小韩眼眶红红的，满心不舍。就在她转身的瞬间，那只小鸟竟又绕着她飞了几圈，叽叽喳喳叫了好一阵子，才恋恋不舍地飞向远方。从那天起，小鸟就住进了她心里，看图识鸟、了解鸟类习性、走进大自然观鸟，成了她最大的爱好。

在南京读大学的时候，每到周末，她都要去紫金山观鸟。从早到晚，一看就是一整天。同学们也都乐意跟她一起去观鸟、护鸟。

小韩从航空公司辞职，又是因为一次偶然。那天，她在北京门头沟观鸟，正好遇见一队外国游客也在观鸟。从他们的对话中，小韩听出他们没有看出什么门道，有些鸟竟认错了。小韩主动上前给他们讲解，流利的英语、专业的鸟类知识，让那些游客兴奋了一个下午。临别时，他们执意给小韩酬劳，还留下了她的联系方式，说要介绍给朋友。“原来，‘鸟导’也能成为一份职业！”这个念头在她心里生根发芽。不久后，她便向航空公司递交了辞呈。

成为专职“鸟导”后，小韩更忙了。她要抓紧时间扩充知识库，认识更多种鸟，摸清它们的分布规律，还要奔波于全国各地积累实战经验。同时，她得带队观鸟，保障稳定的收入。

有一次，一个外国朋友私信小韩，要到条子泥湿地去看勺嘴鹬。这可是一个不好完成的差事，她知道全世界的勺嘴鹬只有600多只，在条子泥最多时能观测到200多只。要在几十万只候鸟中找到这“自带饭勺”的小家伙，不仅需要扎实的知识、丰富的经验，还得靠几分运气。小韩没有退缩，她辗转联系上拍摄过大量勺嘴鹬照片的“鸟博士”老李，虚心请教观测技巧和最佳点位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最终她顺利帮外国朋友实现了愿望，让他们见到了那萌宠可掬的小家伙。

把爱好做成事业，这是许多人的梦想。但爱好与事业之间，终究隔着现实的距离。小韩的“鸟导”之路，有与鸟相伴的快乐，也有应对各种难题的烦恼。“做一名优秀的‘鸟导’，痛并快乐着。”她的话里，有坚守的不易，更有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和自信。

【读心】

## 请你帮个忙

□袁成

我家的书架要倒了。说“要倒了”有些夸张，但那个用了10年的简易书架，确实在某个下午显露出了疲态——它微微向右倾斜，勉强倚着墙，隔板已经弯出令人不安的弧度。我盯着它看了很久。第一个念头是：自己修。可我对木工一窍不通，连电钻都没摸过。第二个念头是：找人修。但为这点小事请师傅，似乎小题大做。第三个念头在脑海里盘旋最久：能不能请邻居老陈看看？

老陈住我楼下，退休前是机械厂的老师傅。我们见面会点头打招呼，偶尔在电梯里聊两句天气，但从未有过更深的交往。在我的认知里，“不麻烦别人”是种美德，自己能做的事，绝不开口；不确定别人是否方便的事，更不开口。这种自律让我活得体面，也活得孤单。

书架又发出轻微的“吱呀”声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去敲响了老陈家的门。他正在看报，老花镜滑到鼻尖。“陈师傅，不好意思，打扰您。”我说得有些急，“我家书架有点问题，不知您方不方便……”

“方便，方便。”他摘下眼镜，没多问就跟我上了楼。他绕着书架走了两圈，这里敲敲，那里按按。“简单，螺丝松了，底板也吃不住力。”他回家拿来工具箱——那是有些年头的铁皮箱，打开来，工具整齐排列着。

我递茶水，他摆摆手：“不忙，先干活。”他蹲下身，拧紧松动的螺丝，又在底部加了两个三角支架，动作熟练，神情专注。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，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，照在那些闪着金属光泽的工具上，照在他微微沁

【浮生】

## 父亲的朋友圈日记

□张军霞

那天，父亲偏头疼的老毛病又犯了，他说以前吃过一种药很管用，就是想不起药名了。我拿出手机，说：“我来搜搜，看哪种药比较管用。”父亲摆摆手，说：“不用那么麻烦。”说着，他拿出自己的手机，打开朋友圈翻看了一下，笑着说：“找到了，我上次头疼吃的就是它！幸好我当时拍照发了朋友圈，一会儿再去买一盒……”

自从用上智能手机，父亲使用最多的功能就是拍照发朋友圈。在他看来，生活中点点滴滴的事情都值得晒，出去遛弯看到路边的花开得好看，菜园里的瓜果丰收了，孩子们从外地回来吃团圆饭，他都会拍下照片发朋友圈。

父亲是个不喜欢社交的人，退休后活动范围进一步缩小，他的朋友圈很少有人点赞。我有时忍不住劝他：“不用发那么多，又没人点赞，多尴尬……”他听了哈哈一笑：“有啥啊？我本来就是发给自己看的。我现在不上班，没事时就喜欢回忆以前的事。我工作了一辈子，去过不少地方，现在老了，记性也不好了，很多以前发生过的事都想不起来了，如果那个时候就有朋友圈该有多好……”

父亲遗憾的叹息声，忽然让我感觉到有几分心酸，不由拿起手机翻看自己的朋友圈。早在很久以前，我就把朋友圈设置成了

汗的额头上。

不过20分钟，书架稳稳地立住了。老陈拍了拍手，露出满意的神色。我连声道谢，他笑着说：“这算什么？我们这栋楼啊，好多家的东西我都修过，张家的水龙头，李家的门锁……”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了什么。那些我认为的“麻烦”，在老陈那里，或许是另一种需要——被需要的需要。他退休了，手艺还在；独自生活，热情还在。帮邻居修修东西，让他和这栋楼、这些人连接着。

我送他下楼，他停在门口：“下次有什么问题，尽管说。我们做邻居的，不就是你帮我、我帮你嘛！”

那天晚上，看到书架稳稳地立着，我坐在沙发上，心里有种久违的踏实。不只是因为书架修好了，更因为我跨出了一步——从“不麻烦别人”的壳里，小心翼翼地探出了触角。独立是好事，但过度的独立，让人活成了一座孤岛。怕麻烦别人，其实也拒绝了别人走近的可能；怕被拒绝，所以先拒绝所有开始。真正的独立，或许不是万事不求人，而是懂得在适当的时候，说一句“能请你帮个忙吗”。这不是软弱，而是信任——信任彼此之间有着善意，信任关系能承受适度的依赖。

如今，我依然努力自己解决大多数问题。但当遇到力所不及的事，我会想起那个下午的阳光，想起老陈的工具箱，想起他说的“尽管说”。然后我会拿起手机，发给合适的人一条信息：“有件事，想请你帮个忙。”这简单的几个字，打开了一扇门。门那边，不是麻烦，而是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连接。在这种相互需要中，我们确认了自己不是孤身一人，确认了我们温暖地生活在一起。

仅三天可见，除了转发工作消息，几乎没在朋友圈发过任何动态。回想当年刚开始使用微信时，我也曾像父亲这样一天发几条动态，但不知从哪天开始，发朋友圈时有了很多顾虑，每次发之前都要提前想好设置哪些人可见，还有某某看了这条朋友圈会怎么想、有没有人点赞。不知有多少次，明明图片和内容都编辑好了，发布之前却又点了“仅自己可见”。慢慢地，干脆就不发了。

没想到，越来越多的人在朋友圈隐身不见的时候，父亲还每天乐此不疲地拍照、记录，认认真真分享自己的生活、心情和经历。想到这里，我坐到父亲旁边，看他一页一页往前翻看朋友圈：看到三年前女儿上小学的第一天，父亲傍晚接她回来在家门口拍的照片，当时她穿了一条粉色裙子，小脸胖嘟嘟的，超可爱；看到五年前外婆坐在客厅窗前喝茶的背影，那是她最后一次来我家小住，半年后外婆就去世了；看到两年前自己刚买车时，带着父母去郊外兜风，他们站在车前拍的合影，脸上的笑容那么灿烂……

父亲的朋友圈，如同一本老旧的日记，记录着过往的精彩瞬间。在他的影响下，我也重新开始发朋友圈了，放下纠结，放下负担，从容地记录自己的故事，开心就好，不需要别人来做自己生活的观众。生活中的喜怒哀乐、酸甜苦辣，都是人生路上的风景，值得我们细细品味、认真收藏。